三國史記/卷4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三國史記
卷四十七 列傳 第七 奚論 素那 騶徒 訥催 薛罽頭 金令胤 官昌 金歆運 裂起 丕寧子 竹竹 匹夫 階伯

► 列傳 第八

奚論

奚論，牟梁人也。其父讚德，有勇志英節，名高一時。建福二十七年庚午乙丑，眞平大王選為椵岑城縣令。明年辛未丙寅冬十月，百濟大發兵，來攻椵岑城一百餘日。眞平王命將，以上州、下州、新州之兵救之，遂往與百濟人戰不克，引還。讚德憤恨之，謂士卒曰：「三州軍帥見敵强不進，城危不救，是無義也。與其無義而生，不若有義而死。」乃激昂奮勵，且戰且守，以至粮盡水竭，而猶食屍飲尿，力戰不怠。至春正月，人旣疲，城將破，勢不可復完，乃仰天大呼曰：「吾王委我以一城，而不能全，為敵所敗，願死為大厲，喫盡百濟人，以復此城。」遂攘臂瞋目，走觸槐樹而死。於是，城陷，軍士皆降。奚論年二十餘歲，以父功，為大奈麻。至建福三十五四十年戊寅，王命奚論，為金山幢主，與漢山州都督邊品，興師襲椵岑城，取之。百濟聞之，擧兵來，奚論等逆之。兵旣相交，奚論謂諸將曰：「昔吾父殞身於此，我今亦與百濟人戰於此，是我死日也。」遂以短兵赴敵，殺數人而死。王聞之，為流涕，贈卹其家甚厚。時人無不哀悼，為作長歌弔之。

素那

素那，〈或云金川。〉白城郡蛇山人也。其父沈那，〈或云煌川。〉膂[1]力過人，身輕且捷。蛇山境與百濟相錯，故互相寇擊無虛月。沈那每出戰，所向無堅陣。仁平中，白

城郡出兵，往抄百濟邊邑，百濟出精兵急擊之，我士卒亂退。沈那獨立拔劒，怒目大叱，斬殺數十餘人，賊懼不敢當，遂引兵而走。百濟人，指沈那曰：「新羅飛將。」因相謂曰：「沈那尚生，莫近白城。」素那雄豪有父風。百濟滅後，漢州都督都儒公請大王遷白王遣素那於阿達城，俾禦北鄙。上元二年乙亥春，阿達城太[2]守級飡漢宣，教民以某日齊出種麻，不得違令。靺鞨諜者認之，歸告其酋長。至其日，百姓皆出城在田，靺鞨潛師猝入城，剽掠一城，老幼狼狽，不知所為。素那奮刃向賊，大呼曰：「爾等知新羅有沈那之子素那乎？固不畏死以圖生，欲鬪者曷不來耶？」遂憤怒突賊，賊不敢迫，但向射之。素那亦射，飛矢如蜂，自辰至酉，素那身矢如猬，遂倒而死。素那妻，加林郡良家女子。初素那以阿達城隣敵國，獨行，留其妻而在家。郡人聞素那死，弔之，其妻哭而對曰：「吾夫常曰：『丈夫固當兵死，豈可臥牀席，死家人之手乎！』其平昔之言如此，今死如其志也。」大王聞之，涕泣沾襟曰：「父子勇於國事，可謂世濟忠義矣。」贈官迊飡。

騶徒

騶徒，沙梁人，奈麻聚福之子，史失其姓。兄弟三人，長夫果，仲騶徒，季逼實。騶徒嘗出家，名道玉，居實際寺。大宗大王太宗大王時，百濟來伐助川城，大王興師出戰，未決。於是，道玉語其徒曰：「吾聞：『為僧者，上則精術業，以復性。次則起道用，以益他。』我形似桑門而已，無一善可取，不如從軍殺身，以報國。」脫法衣，著戎服，改名曰騶徒，意謂馳騶而為徒也。乃詣兵部，請屬三千幢，遂隨軍赴敵場。及旗鼓相當，持槍劒，突陣力鬪，殺賊數人而死。後咸亨二年辛未，文武大王發兵，使踐百濟邊地之禾。遂與百濟人，戰於熊津之南。時夫果以幢主戰死，論功第一。文明元年甲申，高句麗殘賊，據報德城而叛，神文大王命將討之，以逼實為貴幢弟監第監。臨行，謂其婦曰：「吾二兄，旣死於王事，名垂不朽，吾雖不肖，何得畏死而苟存乎？今日與爾生離，終是死別也，好住無傷。」及對陣，獨出奮擊，斬殺數十人而死。大王聞之，流涕嘆曰：「騶徒知死所，而激昆弟之心。夫果、逼實亦能勇於義，不顧其身，不其壯歟！」皆追贈官沙飡。

訥催

訥催，沙梁人，大奈麻都非之子也。眞平王建福四十一年甲申己卯冬十月，百濟大擧來侵，分兵圍攻速含、櫻岑、岐岑、烽岑、旗懸、冗柵穴柵等六城，王命上州、下州、貴幢、法幢、誓幢五軍，往救之。旣到，見百濟兵陣堂堂，鋒不可當，盤桓不進。或立議

曰：「大王以五軍委之諸將，國之存亡，在此一役。兵家之言曰：『見可而進，知難而退。』今强敵在前，不以好謀而直進，萬一有不如意，則悔不可追。」將佐皆以為然，而業已受命出師，不得徒還。先是，國家欲築奴珍等六城而未遑，遂於其地，築畢而歸。於是，百濟侵攻愈急，速含、岐岑、冗柵穴柵三城，或滅或降，訥催以三城固守，及聞五軍不救而還，慷慨流涕，謂士卒曰：「陽春和氣，草木皆華，至於歲寒，獨松栢後彫。今孤城無援，日益阽危，此誠志士義夫，盡節揚名之秋，汝等將若之何？」士卒揮淚曰：「不敢惜死，唯命是從。」及城將隤，軍士死亡無幾，人皆殊死戰，無苟免之心。訥催有一奴，强力善射。或嘗語曰：「小人而有異才，鮮不為害，此奴宜遠之。」訥催不聽。至是城陷賊入，奴張弓挾矢，在訥催前，射不虛發，賊懼不能前。有一賊出後，以斧擊訥催，乃仆，奴反與鬪俱死。王聞之，悲慟，追贈訥催職級飡。

薛罽頭

薛〈一本作薩[3]。〉罽頭，亦新羅衣冠子孫也。嘗與親友四人，同會燕飲，各言其志。罽頭曰：「新羅用人論骨品，苟非其族，雖有鴻才傑功，不能踰越。我願西遊中華國，奮不世之略，立非常之功，自致榮路，備簪紳劒佩，出入天子之側，足矣。」武德四年辛巳，潛隨海舶入唐。會太宗文皇帝親征高句麗，自薦為左武衛果毅。至遼東，與麗人戰駐蹕山下，深入疾鬪而死，功一等。皇帝問：「是何許人？」左右奏新羅人薛罽頭也。皇帝泫然曰：「吾人尚畏死，顧望不前，而外國人，為吾死事，何以報其功乎？」問從者聞其平生之願，脫御衣覆之，授職為大將軍，以禮葬之。

金令胤

金令胤，沙梁人，級飡盤屈之子。相祖欽春〈或云欽純。〉角干，眞平王時為花郎，仁深信厚，能得衆心。及壯，文武大王陟為冢宰，事上以忠，臨民以恕，國人翕然稱為賢相。大宗大王太宗大王七年庚申，唐高宗命大將軍蘇定方，伐百濟，欽春受王命，與將軍庾信等，率精兵五萬以應之。秋七月，至黃山之原，値百濟將軍階伯戰，不利。欽春召子盤屈曰：「為臣莫若忠，為子莫若孝，見危致命，忠孝兩全。」盤屈曰：「唯。」乃入賊陣，力戰死。令胤生長世家，以名節自許。神文大王時，高句麗殘賊悉伏，以報德城叛。王命討之，以令胤為黃衿誓幢步騎監。將行，謂人曰：「吾此行也，不使宗族朋友，聞其惡聲。」及見悉伏，出椵岑城南七里，結陣以待之。或告曰：「今此凶黨，譬如鸇巢幕上，魚戲鼎中。出萬死以爭一日之命耳。語曰：『窮寇勿迫。』宜左次以待疲極而擊之，可不血刃而擒也。」諸將然其言，暫退，獨令胤不肯之而欲戰。從者告曰：

「今諸將豈盡偸生之人，惜死之輩哉？而以向者之言為然者，將俟其隙而得其便者也。而子獨直前，其不可乎！」令胤曰：「臨陣無勇，禮經之所識誡，有進無退，士卒之常分也。丈夫臨事自決，何必從衆？」遂赴敵陣，格鬪而死。王聞之，悽慟流涕曰：「無是父，無是子，其義烈可嘉者也。」追贈爵賞尤厚。

官昌

官昌，〈一云官狀。〉新羅將軍品日之子。儀表都雅，少而為花郎，善與人交。年十六，能騎馬彎弓。大監某薦之太[2]宗大王。至唐顯慶五年庚申，王出師，與唐將軍侵百濟，以官昌為副將。至黃山之野，兩兵相對。父品日謂曰：「爾雖幼年，有志氣，今日是立功名取富貴之時，其可無勇乎？」官昌曰：「唯。」卽上馬橫槍，直擣敵陣，馳殺數人。而彼衆我寡，為賊所虜，生致百濟元帥階伯前。階伯俾脫胄，愛其少且勇，不忍加害。乃嘆曰：「新羅多奇士，少年尚如此，況壯士乎？」乃許生還。官昌曰：「向吾入賊中，不能斬將搴旗，深所恨也。再入必能成功。」以手掬井水，飲訖，再突賊陣疾鬪。階伯擒斬首，繫馬鞍送之。品日執其首，袖拭血曰：「吾兒面目如生，能死於王事，無所悔矣。」三軍見之，慷慨有立志，鼓噪進擊，百濟大敗。大王贈位級飡，以禮葬之，賻其家唐絹三十匹、二十升布三十匹、穀一百石。

金歆運

金歆運，奈密王八世孫也。父達福迊飡。歆運少遊花郎文努之門時，徒衆言及某戰死留名至今，歆運慨然流涕，有激勵思齊之貌。同門僧轉密曰：「此人若赴敵，必不還也。」永徽六年，太[2]宗大王憤百濟與高句麗梗邊，謀伐之。及出師，以歆運為郎幢大監。於是，不宿於家，風梳雨沐，與士卒同甘苦。抵百濟之地，營陽山下，欲進攻助川城。百濟人乘夜疾驅，黎明緣壘而入，我軍驚駭[4]顚沛，不能定。賊因亂急擊，飛矢雨集。歆運橫馬握槊待敵，大舍詮知說曰：「今賊起暗中，咫尺不相辨，公雖死，人無識者。況公新羅之貴骨，大王之半子，若死賊人手，則百濟所誇詫，而吾人之所深羞者矣。」歆運曰：「大丈夫旣以身許國，人知之與不知一也，豈敢求名乎？」强立不動。從者，握轡勸還，歆運拔劒揮之，與賊鬪殺數人而死。於是，大監穢破、少監狄得相與戰死。步騎幢主寶用那聞歆運死曰：「彼骨貴而勢榮，人所愛惜，而猶守節以死，況寶用那生而無益，死而無損乎？」遂赴敵，殺三數人而死。大王聞之傷慟，贈歆運、穢破位一吉飡，寶用那、狄得位大奈麻。時人聞之，作陽山歌，以傷之。論曰：羅人患無以知人，欲使類聚群遊，以觀其行義，然後，擧用之。遂取美貌男子，粧飾之，名花郎以奉之。徒衆

雲集，或相磨以道義，或相悅以歌樂，遊娛山水，無遠不至。因此知其邪正，擇而薦之於朝。故大問曰：「賢佐、忠臣，從此而秀，良將、勇卒，由是而生者。」此也。三代花郎，無慮二百餘人，而芳名美事，具如傳記。若歆運者，亦郎徒也。能致命於王事，可謂不辱其名者也。

裂起

裂起，史失族姓。文武王元年，唐皇帝遣蘇定方，討高句麗，圍平壤城。含資道摠管劉德敏傳宣國王，送軍資平壤。王命大角干金庾信，輸米四千石、租二萬二千二百五十石，到獐塞，風雪沍寒，人馬多凍死。麗人知兵疲，欲要擊之。距唐營三萬餘步而不能前，欲移書而難其人。時裂起以步騎監輔行，進而言曰：「某雖駑蹇，願備行人之數。」遂與軍師仇近等十五人，持弓劒走馬，麗人望之，不能遮閼。凡兩日致命於蘇將軍，唐人聞之，喜慰迴書。裂起又兩日廻，庾信嘉其勇，與級飡位。及軍還，庾信告王曰：「裂起、仇近，天下之勇士也。臣以便宜許位級飡，而未副功勞，願加位沙飡。」王曰：「沙飡之秩，不亦過乎？」庾信再拜曰：「爵祿公器，所以酬功，何謂過乎？」王允之。後庾信之子三光執政，裂起就求郡守，不許。裂起與祇園寺僧順憬曰：「我之功大，請郡不得，三光殆以父死而忘我乎？」順憬說三光，三光授以三年山郡大守太守。仇近從元貞公，築西原述城，元貞公聞人言，謂怠於事，杖之。仇近曰：「僕嘗與裂起入不測之地，不辱大角干之命，大角干不以僕為無能，待以國士，今以浮言罪之，平生之辱，無大此焉。」元貞聞之，終身羞悔。

丕寧子

丕寧子，不知鄉邑族姓。眞德王元年丁未，百濟以大兵，來攻茂山、甘勿、桐岑等三[5]城，庾信率步騎一萬，拒之。百濟兵甚銳，苦戰不能克，士氣索而力憊。庾信知丕寧子有力戰深入之志，召謂曰：「歲寒然後，知松栢之後彫。今日之事，急矣，非子誰能奮勵出奇，以激衆心乎？」因與之飲酒，以示殷勤。丕寧子再拜云：「今於稠人廣衆之中，獨以事屬我，可謂知己矣，固當以死報之。」出謂奴合節曰：「吾今日上為國家，下為知己，死之。吾子擧眞，雖幼年，有壯志，必欲與之俱死，若父子併命，則家人其將疇依？汝其與擧眞好收吾骸骨，歸以慰母心。」言畢，卽鞭馬橫槊，災突賊陣，格殺數人而死。擧眞望之欲去，合節請曰：「大人有言，令合節與阿郎還家，安慰夫人。今子負父命棄母慈，可謂孝乎？」執馬轡不放。擧眞曰：「見父死而苟存，豈所謂孝子乎？」卽以劒擊折合節臂，奔入敵中戰死。合節曰：「私天崩矣，不死何為？」亦交鋒而死。

軍士見三人之死，感激爭進，所向挫鋒陷陣，大敗賊兵，斬首三千餘級。庾信收三屍，脫衣覆之，哭甚哀。大王聞之涕淚，以禮合葬於反知山，恩賞妻子、九族尤渥。

竹竹

竹竹，大耶州人也，父郝勢[6]為撰干。善德王時為舍知，佐大耶城都督金品釋幢下。王十一年壬寅秋八月，百濟將軍允忠領兵，來攻其城。先是，都督品釋，見幕客舍知黔日之妻有色，奪之，黔日恨之。至是為內應，燒其倉庫，故城中兇懼，恐不能固守。品釋之佐阿飡西川，〈一云沙[7]飡祗[8]之[9]那。〉登城謂允忠曰：「若將軍不殺我，願以城降。」允忠曰：「若如是，所不與公同好者，有如白日。」西川勸品釋及諸將士欲出城，竹竹止之曰：「百濟反覆之國，不可信也。而允忠之言甘，必誘我也。若出城，必為賊之所虜。與其竄伏而求生，不若虎鬪而至死。」品釋不聽開門。士卒先出，百濟發伏兵，盡殺之。品釋將出，聞將士死，先殺妻子而自刎。竹竹收殘卒，閉城門自拒，舍知龍石謂竹竹曰：「今兵勢如此，必不得全，不若生降以圖後效。」答曰：「君言當矣，而吾父名我以竹竹者，使我歲寒不凋，可折而不可屈，豈可畏死而生降乎？」遂力戰，至城陷，與龍石同死。王聞之，哀傷，贈竹竹以級飡，龍石以大[10]奈麻，賞其妻子，遷之王都。

匹夫

匹夫，沙梁人也，父尊臺阿飡。大宗大王太宗大王以百濟、高句麗、靺鞨轉相親比，為脣齒，同謀侵奪，求忠勇材堪綏禦者，以匹夫為七重城下縣令。其明年庚申秋七月，王與唐師滅百濟。於是，高句麗疾我，以冬十月，發兵來圍七重城，匹夫守且戰二十餘日。賊將見我士卒盡誠，鬪不內顧，謂不可猝拔，便欲引還。逆臣大奈麻比歃密遣人告賊，以城內食盡力窮，若攻之必降，賊遂復戰。匹夫知之，拔劒斬比歃首，投之城外。乃告軍士曰：「忠臣義士，死且不屈，勉哉努力！城之存亡，在此一戰。」乃奮拳一呼，病者皆起，爭先登，而士氣疲乏，死傷過半。賊乘風縱火，攻城突入。匹夫與上干本宿、謀支、美齊等，向賊對射。飛矢如雨，支體穿破，血流至踵，乃仆而死。大王聞之，哭甚痛，追贈級飡。

階伯

階伯，百濟人，仕為達率。唐顯慶五年庚申，高宗以蘇定方為神丘道大摠管，率師濟海，

與新羅伐百濟。階伯為將軍，簡死士五千人拒之，曰：「以一國之人，當唐、羅之大兵，國之存亡，未可知也。恐吾妻孥，沒為奴婢，與其生辱，不如死快。」遂盡殺之。至黃山之野，設三營，遇新羅兵將戰，誓衆曰：「昔句踐以五千人，破吳七十萬衆，今之日，宜各奮勵決勝，以報國恩。」遂鏖戰，無不以一當千，羅兵乃却。如是進退，至四合，力屈以死。

註釋

↑ 原本「旅」

^ 2.0 2.1 2.2 原本「大」

↑ 原本「薛」

↑ 原本「馱」，或作「駿」

↑ 原文补充

↑ 原本「熱」

↑ 原本「汚」

↑ 原本「秖」

↑ 原本「彡」

↑ 原本「太」